

評雪辨蹤

(滇 劇)

劇本整理

韋琮珍

玉溪地區滇劇團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再印

人物：

刘翠屏 —— 花旦 (简称刘)

吕蒙正 —— 小生 (简称吕)

刘：(上唱)

心字志坚。(砍柴、做飯过场)

配夫蒙正一秀才。

家贫无法解。

空负腹中才。

奴夫寺中去赶斋。

似这样大雪纷飞。

犹恐夫冻坏。

闷坐寒窑盼归来。(睡)

吕：(上唱)

愤恨难消回寒窑。

浑身上下似冰浇。

妻在窑中苦难熬。

怎把忧愁抛。

急行几步来观瞧。(看地)

但只见男踪女迹、来往相交(又看)

荒村寂寞又是誰来到？(怀疑)

此事必定有蹊跷。

哎呀奇怪！窑门之外，为何有男踪女迹？啊定是她爹妈
见天气寒冷，令人将他接回府了。娘子呀娘子，你既要
也要等我回来再走不迟。(想)不对不对想我家娘子只因
不从父母，才被赶出相府，她爹妈焉能接他回去？(想)
想她仍是官宦家之女，怎能忍受这样贫苦，这男踪女迹……

另有新欢吗？但她平日十分贤德、不会如此。唉呀，也不一定是、这几天来、我赶斋不断升堂，日前他还与我争吵过一番，就不是她……待我回去看看。（过场）

（唱） 忙回窑中—— （白）她还睡着哩。

（唱） 但见娇妻睡朦胧。

休得相呼动，

待她醒说从容。

当初她不嫌我贫穷，

随我在这寒窑之中。

粮无隔夜衣无故重，

莫非今有变节意，

怎不叫我心悲痛。——

（白）娘子呀娘子！俺家正贫只贫在今冬、但喜来春呀！

（唱） 时来应通便攀龙。（扣）

待等明春时来运转，俺家正何愁不飞黄腾达。（冷）天呀天，你吹风就不要下雨雪，下雪又何必吹风呀！我希没有走着，受了一顿奚落，一身又被风雪打湿，在路上拉着芦柴，不免将柴引燃也好，将我衣服烘干，等那贼人醒来，再与他理论。

（看）这窑中怎么连火都没有，头柴头也找不着。（寻找）啊！这里有。（在窑内取火，把炕沿边吹也说）君子不得时，却被小人欺，我若得志，唐七、唐八两个贼秃，可要晓得吕老爷的厉害！

(看眼、把火吹熄) 唉！不但小人欺，吹火都要熄，吹不燃我就不烧。(丢柴于地，架起十字) 唉！倒引动我吕老爷的诗兴来了，我就以十字为题，十字……(想介) 十度投斋九度空。唉，开腔投斋，闭口投斋，吕老爷离了木兰诗难道就活不成个么？(又想) 啊！十……“十叩米门九不开，满头瑞雪转归来，素手难解饥和冻，愁客相对实可难挨”。(想) 这是十灰韵，可哀……难挨……哎哟！肚子都还饿着，还用什么字眼呀！

(唱)

眼前难解饥寒，

我还讲他怎的，

道他何来？

到如今糠与饥肠心寒战。(打抖)

风狂雪大似箭穿。

十叩米门九不开，

又冷又饿转归来。

似这穷柴完米尽饥寒难解，

非但她相埋怨，

空有诗书在，

犹恐娇妻难保全。

刘

(醒、唱)

说什么犹恐娇妻难保全，

你要能忍饥和寒。

见我夫冒雪归来、

衣襟湿又单。

腰间忙把罗裙解、

舒于我夫遮风寒。(用裙盖吕蒙正身上)

吕：怎么一下就暖得多了呢？(取罗裙看、惊)

哎！我问你这是什么东西？

刘：这是我的罗裙？

吕：罗裙乃下体之物，怎么舒来搭在我的身上？真是有辱斯文！

(丢裙于她)

刘：难道你不冷吗？

吕：大丈夫虽寒而不冷，你看我还在淌汗呢？(抖)

刘：夫呀！(唱) 似这莽汉九寒天

得御寒时且御寒。

吕：圣人之徒非礼勿动。

刘：披上暖和一矣、

吕：舒开！

刘：(唱) 见夫难劝转、

且捧稀粥与君食。(盛粥与吕蒙正)

吕：(见粥、将刘翠屏注视片刻、眉眼中表示由粥想到了足远、

臭气难当。

刘：哪里有臭气啊？

吕：不洁净。

刘： 清水煮白米，怎么不干净？

吕： 快不用！

刘： 少吃一英麻！

吕： 宁可清贫，不可浊富。

刘： 这叫做什么？不吃就真罢了！

吕： 这样大的事，且有罢了的道理。来来来，我问你这前西是甚么地方？

刘： 羊肠路。

吕： 后面？

刘： 鸟道林。

吕： 吔！你也知道啊！

(唱) 既知道前西羊肠路，
后西鸟道林、周围四西无邻里、
荒村寂寞少人行。
窑中柴米尽，
这碗稀粥怎来临？

刘： 你问这碗稀粥，它自有来路！

吕： 来路？你呀、……

枉为相府千金女，
廉耻礼义全不知。
有道卖儿无节操，
失节事大！

你把我枕边细言、衾内语、

一旦付与了汪洋沟渠。(丑句)

刘：(旁白)今日秀才归来，乃有不悦之色，出言不逊，想必他心中必有难之处，啊想我夫妻自匹配以来，从无这般情景，我倒要问个明白。(对吕)秀才，你归得家来未问原因，你又怎知详细呢？

吕(唱)我这里不问原因，你那里也知详情。(扫)

刘：秀才你从早出门，归得家来，冷讽热嘲于我，你也不念妻为你忍饥受寒么？

吕：要解饥和寒，必须米和柴、

刘：那你就解来！

吕：什么？

刘：柴、米呀！

吕：(旁白)贱人与我要柴要米，不免将他哄出窗外，叫她与我评评是非。(刘对刘翠屏)柴米现在窗外。

刘：怎么不舒进窗来？

吕：我舒定不动了。

刘：我于你搭个扶手。(刘、吕二人今出窗看)

秀才，柴米在哪里？

吕：若问柴和米就是我和你。

刘：既无柴和米，为何哄你妻？(欲进窗)

吕：(挡刘)窗中枯坐无聊，我哄你出来观一观景。

刘：秀才，我们夫妻过的什么日子，那还有心来观景致呀！

吕：观景可以，^{御寒}评雪可以判奸。

刘：什么话哟！

吕：娘子，你看那路上的好景致啊！

刘：秀才，你看那山上的景致才好！

吕：娘子，你看那地下的好景致。

刘：秀才，你看那天上的景致才好。

吕：（气愤地）唉！我说路你说山，我说地你又说天，实令人有些疑惑。

刘：你疑惑甚么？

吕：我问你大的？

刘：树上冰。

吕：小的呢？

刘：草上霜。

吕：雪上雪？

刘：雪花。

吕：雪花旁边？

刘：枯草。

吕：（指）我说的是这个？

刘：哪个？

吕：这个呀！

刘：哪个嘛！

吕：(急拉刘翠屏看)我的妈哟，我说的这个，这个，这个！

刘：(抿嘴一笑)我道他为何而来，却原来是见足迹而生疑。

(想)我暂且不于他说明，非把这个酸秀才气一下！噫！

秀才，你问的是这个足迹吗？

吕：这男踪是谁的？

刘：是……是你的。

吕：我穿的是草履，这是钉鞋的足迹。

刘：秀才！岂不闻“壮志满胸怀，草履变钉鞋”么！

吕：啊！还会变呀！那么这小的呢？

刘：小的还是你的。

吕：还是我的？完了完了！这个就叫有朝时运落，大脚变小脚。

刘：(笑)是妻子我的。

吕：是你的，你不在窑中，出窑何事？

刘：看望你呀！

吕：望我？纵然望我不过是在窑前窑后，窑左窑右，你来看(指)

怎么望在羊肠路上去了！

刘：我一步望一步，就望到羊肠路。

吕：(不相信冷言冷语)承望呀！承望！

刘：羞承呀，羞承。

吕：(冷言冷语)“羞承”，人生在世全不了三件大事倒真是^羞人。

刘：哪三件？

吕：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刘：别人嘛妻子不敢说，是我嘛会了还要会。

吕：你就全不了。

刘：我就能全、想当初在彩楼之上、抛打绣球、招赘夫妇、许多王孙公子举贡生员、都不在我眼中、彼时见你才华过人、方将绣球赠送于你、真不真富贵不能淫？

吕：稍：真得了，这第二？

刘：你我夫妻同进相府参拜相父、相父见你贫穷、要我悔亲、我誓死不从、才被相父将我们夫妻双双逐出、这真不真威武不能屈？

吕：不加可否，这三一件你就不会了。

刘：我更全能。我随你在寒窑、粮无隔夜、衣无双层、我要贫苦素、毫无怨言、真全得了。

吕：这个……

刘：岂只能全、还全过余了。

吕：碧玉尚且有瑕、你敢言过余二字？

刘：事由银精、贵卑荣辱、全出在你们穷……

吕：穷什么？

刘：秀才、秀才之口。

吕：哼，你看我今天贫穷、安知我一日不富，倘若我一旦高中天下扬名、我要羞煞你相公父、惭愧你母亲、巧弄你这个千斤小姐。

刘：你呀，只怕你没命高中呀！

- 吕：俺蒙正祝功名如草芥，只是你呀……只怕没命当夫人啊！
- 刘：我说你不像当夫人的样子。
- 吕：我们来锦上添花一下，看哪个像有福之人。
- 刘：好嘛！
- 吕：外班住轿呀！那是夫人
- 刘：呀！那是……（故意）秀才。
- 吕：噢，如何？我说你没福气呀！我叫你夫人，你要叫我老爷
嘛！重来重来！那是夫人！
- 刘：那是……
- 吕：叫老爷嘛！
- 刘：啊！老爷。
- 吕：今日下官高中回府，还是夫人请走中道。
- 刘：还是老爷请。
- 吕：夫人请。
- 刘：是妻吗？就得罪了（欲进窑）
- 吕：（挡住）哪里去？
- 刘：你请我进府吗？
- 吕：不忙，足迹之事未详。
- 刘：日出自然得详。
- 吕：详不了！
- 刘：好嘛！
- 吕：扫不尽。

刘：洗呀！

吕：洗不掉。

刘：那就罢了。

吕：你罢我不罢，你给我说诉得了足^{进窑}还未见我，诉不了足迹，那一个进了我的窑门，那我就要打断他的骨拐。哼！纲纪都不要了。（进窑）

刘：（见吕进窑，笑）不要把酸才气坏了，待我进去与他说明。

吕：（与刘同时）哎哟！她好像与谁说话呀，我出去看一看。
（二人碰头）

哎！是那个打我？（见刘翠屏）是你，你打我呀！

刘：你在打我呀！

吕：你打得好，我们进来打。

（刘进窑，吕提棒便打，刘提砂锅抵挡）

吕：两口子打架，与砂锅无关，放下。

刘：你放下！（二人同时放下）（吕又举，刘又以砂锅抵挡）
你打嘛！

吕：我不打了，你放倒嘛！

刘：你不打，我就要把它……（欲丢砂锅）

吕：哎呀莫了，打烂了舒哪样来煮饭、放倒、放倒！

刘：你在打谁呀！

吕：我打穿你裤裆。

刘：哎呀！天呀！（唱）劝我夫休要乱钹猜。

吕：有证有据、那里是乱猜。

刘：（接唱）且听妻与夫说从来。

观他客来相他机。

怒气冲之不肯饶。

一碗稀粥不明白。

更因足迹起波涛。

哎呀，秀才夫。

你是读书之人饱学儒。

讲的名节比高操。（扣）

吕：说了半天、只有一句话才中听。

刘：你要说话那一句又不中听呢？

吕：你才抬举不得咧、不中听、不中听！

刘：（旁白）我只说与他说明、他还是那样固执、我还要气他
一气、秀才社开、我还要出去。

吕：不要出去！

刘：你管不着我。

吕：哎呀完了完了、我都管不着她呀！（刘翠屏出窑）

我说不准出去、说着说着她就出去了（吕提捧出窑）

刘：（做自语）嗨！穿钉鞋的那个人！你二天要来不准穿钉鞋。
要穿草履来。免得我们秀才要讲足迹、给他做皂白难分。

吕：啊！甚么皂白难分、你进不进去？哪一个敢来我要打
断他的脚杆。哎呀！气死我也！

(刘见状一笑、吕蒙正放捧打着自己的头、二人同进寨)

吕：哎！气人，我还活着怎那样，不如死了莫了。(执捧自刎)

刘：秀才，你怎那样？

吕：不要拦我，我抹死莫了。

刘：你手中舒的是甚么？

吕：刀嘛！

刘：休看，倒底是甚么？

吕：(见捧急气地)把我气糊塗了。(放捧误打头顿足)

刘：秀才呀！(唱) 我这里越分解、

他那里反猜疑。

休把我夫来气坏、

反迹根由说从来。

母亲疼爱女儿、

背着父亲偷老院与梅香送来银米相同齐

你回寨不问祥和细、

反出言词伤你妻。

似这样看将起来

秀才你好没道理。

秀才：你回得最来不向青红皂白、东猜西疑地信口开河。

只怕不是你们读书人的道理呀！

吕：(旁白)想我妻自到寒窑、衣不暖身、食不充飢、从死早矣、怨言、岂能做出这样的事、况且她母亲又命人送来米银、

又叫我免得几口饥寒。我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事下不去。喃、哎呀！当真下不去呀！……啊，我娘子十分温良贤淑，只要我上前去以她陪个礼，就是然无事了。

(刘刘)娘子、(刘不理)鄙人出言冒犯、娘子是个大量人，只要我把话说明，娘子一定是不会生气、我与娘子陪礼罢！(作顿)

刘：名节大事且能当作儿戏啊！

吕：是呀，是呀，此事非同小可，岂是作揖就能了事、非要下个全礼不可，娘子，鄙人与你这样罢！(跪拜地上)

刘：秀才，凡事必经三思，下次不可，快快快起、(扶吕起)

吕：谢恩、(起)娘子怎么说，你母亲命老院梅香与你送来银米吗？

刘：他们刚走不久。

吕：银子放在哪里？

刘：放在那天拖回来那只烂靴鞋里。

吕：(急封刘的口)皮箱。就是说皮箱藏银子，别个听倒好些嘛。

(舒银看、旁白)我今天把娘子冒犯，不免逗她喜笑喜笑、

(取出银子、对银子自语)我有些恨它！

刘：你恨它何来？

吕：想吕老爷双亲在世(指银子)你常来常往，如今老爷的双亲去世、你便一去不返，其情可恨，今日相逢焉能饶恕，来！与我扯下去打！

刘：秀才，你怎么又在发疯病啦！

吕：姑念秀才娘子讲情、免去责罚、到下秀才娘子面前磕头谢恩！

(二人同笑、放银子)

吕：米呢？娘子。

刘：米在姓字纸幌里。

吕：(老阻止刘)啊！想必是在米仓里。

刘：米仓呀！

吕：米仓好听些。[取米看]好米呀！好米。(米落地一粒，急拾起)

刘：秀才，一粒米不成浆，不要拾了。

吕：娘子，不可不可，古人说得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粒粒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刘：此言不错。

吕：(放米)莫道长和短。

刘：当讲是和非。

吕：满天乌云散。

刘：一对偏夫妻。

吕：我说是一对美夫妻。

刘：美夫妻怎么会东猜西疑的？

吕：(陪笑)娘子，又道是，人非圣贤，焉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肚饿难忍)

刘：秀才，怎么样了？

吕：娘子，快与我盛一碗汤羹来！

刘：秀才，只怕冷了。

吕：不要紧，冷茶冷饭我能吃。